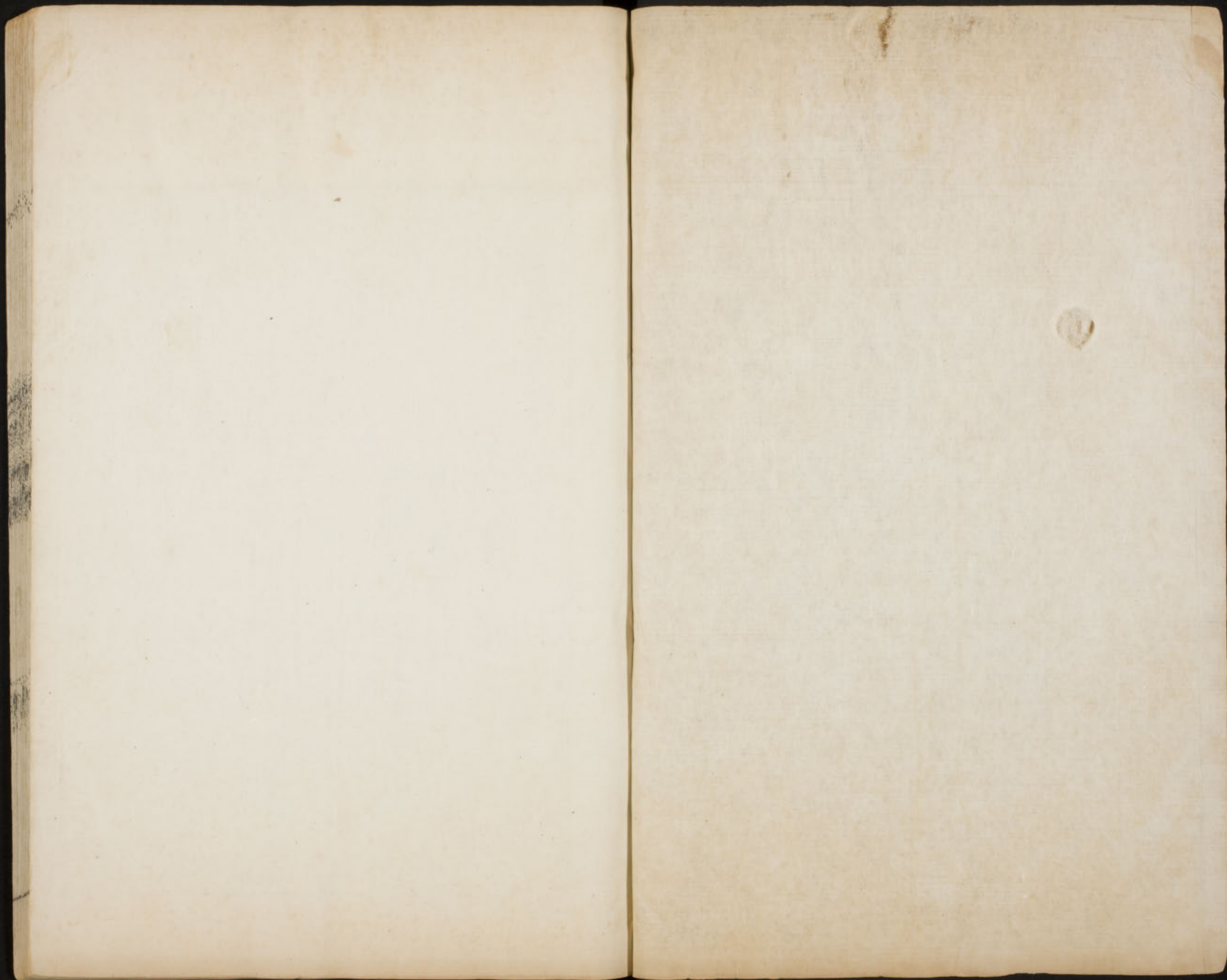


六家文選



八家文選卷二十一

蘇東坡下集

唐五言

蘇東坡詩集

詠史

詠史詩一百

王仲宣

自古無始生

蘇東坡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金注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已事誅殺賢良黎故託言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瀕之

自古無殉死逢人所共知

善本作共所知 翰曰從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 善曰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 鶻冠子曰逢人

秦穆殺三良昔

哉空爾為

善本作 濟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金息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向曰謂覽史書詠其行事得失或自寄情焉曹公好以已事誅殺賢良察故託言秦穆公殺三良自殉以諷之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善本作共所知 翰曰從死曰殉古無此事人所知之 善曰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曰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鴟冠子曰達人

大觀秦穆殺三良昔

哉空爾為

濟曰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

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臣故無益徒彰非禮故云空爾為善曰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結髮事明君受恩

良不訾音資良曰凡仕曰結髮訾量也言無量也善曰漢書良信也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臨沒要平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

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杏古縲

美悲切銑曰穴墓門縲縲皆繩索善曰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詩刺秦穆公要之從死垂邊也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縲汲井縲也縲牛縲也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

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向曰甘為殉一不退翰曰劇甚也有所施為人用也善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黃鳥濟曰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不虧不

作悲詩至今聲不虧善曰毛詩曰維此奄息百

夫之特鄭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王逸楚辭注曰虧歌也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良曰亦詠史也義與前詩同植被文帝責黜意者是悔不隨武帝死而託是詩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致也唯忠義我可安之善曰

言功立不由於已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孝經注曰死君之難為盡忠謚法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向曰殘殺也善曰列女傳柳下惠妻誅曰惜

弟君子永能厲兮呼嗟惜哉乃下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世兮賈逵國語注曰沒身為殘

患平聲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群臣飲酒酒酣公誰言

捐軀易殺身誠獨難攬善本作涕登君墓臨穴仰

天歎平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翰曰墓中不明是謂長夜冥冥暗自

善曰說文曰捐棄也楚辭曰美人兮攬涕而好臨穴已見上文說文曰歎太息也李陵詩曰嚴父憎長夜慈母去中堂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閻曰長歸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濟曰黃鳥

冥冥往而不反

也傷肺肝悲之至也 善曰禮記曰親始死惻懼之心傷腎乾肝焦肺古歌曰大憂摧心肺肝心

詠史詩八首 五言

左太冲 向曰是詩之意多以喻已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書 良曰蓋思自屬矣弱冠年二十也柔翰筆也卓犖特達也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王粲車渠檉賦曰援柔翰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與羣同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

雄博極 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 馬相如作子虛賦擬

此以為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 銑曰鳴鏑矢名羽檄徵

法則也 日永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騎射音義 雖非

日永無鏑也如今鳴箭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甲冑士疇昔覽穰苴

術 善曰尚書曰善穀乃甲冑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

師其後田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

兵法 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 翰曰時吳未平臨風長嘯若無東吳者志高而氣勇

也 善曰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王逸楚辭注曰激感也東吳謂孫氏也 鈇刀貴一割夢想騁

良圖 濟曰以鈇為刀只可一割不可再用言願當一割之任奮策於敵國也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上疏曰臣乘聖漢威神與

劬鈇刀一割之用韓君章句曰騁施也 左眇澄江湘右盼定羌胡

良曰眇眇皆視也左澄江湘謂取吳右定羌胡謂取蜀蜀在西故云羌胡 善曰廣雅曰眇視也方言曰澄清也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

貌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銑曰此思之志也爵五等爵也 善曰漢書曰酈食

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銑曰鬱鬱茂美兒離離輕細白善曰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長

詩傳曰離離垂兒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

英俊沈下僚 濟曰彼謂山苗喻世胄此謂澗松喻英俊 善曰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七發曰高百尺而無枝韓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孔安國尚書傳曰胄長子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西都賦曰英俊之域爾雅

曰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

珥漢貂良曰金曰珥張湯也珥插也善曰周書湯曰吾欲因

所由來漸矣班固漢書金曰珥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

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自宣

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親近

貴龍比於外戚珥插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

飾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故云不見招偉奇也思歎

小人在位而君子在野善曰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

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偉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

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向曰吾思自稱也希美也段

而賦之諸侯聞之而畏魏是謂魏之藩屏也善曰廣雅吾慕魯

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都賦幽通賦曰干木偃息以藩魏

仲連談笑却秦軍翰曰魯仲連適游趙秦將白起圍邯鄲魏

君曰魏客辛垣衍安在為君責而歸之及見垣衍再拜謝曰君

請出不復敢言也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此謂談笑之間也善曰

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倜儻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趙孝成時秦白

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魯連適遊趙謂平

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

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當世

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善本作受賞高節卓

不群濟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謝曰所貴於天下

人之事矣乃辭而去謂不為貴者所羈而能解紛又不受所賞卓然

與天下不羣也善曰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仲連辭

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

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

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光名宣

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記曰魯仲連好持高

節遊於趙論語顏回臨組不肯綵善本作對珪寧善本作肯分

曰如有所立卓爾

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良曰組綵綵分受璽印也

也思以干木仲連絮已利物以刺貪夫也善曰說文曰組綵屬也

王逸楚辭注曰綵繫也禮稽命徵曰諸侯執珪解朝曰析人之珪將

加之官必授之以印後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

連逃海上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而

取不報也

文選卷二十一

五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竟

長衢銑曰濟濟赫赫美盛兒術衢皆道也竟蓋也貴人所乘車朱其輪也善曰毛詩濟濟多士毛萇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

書曰陳威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赫赫顯盛貌西

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占詩曰

夾巷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向曰金曰彈張湯之家許皇后父廣漢為平恩侯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

南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

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翰曰鄰里皆貴族故常聞奏樂善曰左氏傳曰鄭伯有夜飲酒擊

輿寥寥空宇內善本作所講在玄虛濟曰寥寥虛靜也揚雄素嗜酒人希

至其門故云無卿相車與也維方草太玄經以自守故云所講在玄

虛也善曰說文曰寂寂無人聲也漢書曰揚雄自敘曰雒家素貧嗜

酒人希至其門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

曰維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

無無形三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良曰有人問雄雄常用

謂之道論語故云准宣尼宣尼孔子也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雄心壯之每

作賦常以為式故云擬相如善曰漢書曰時有人問雄者雄常用

法應之撰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有司

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温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以為式悠悠

百世後英名擅八區銑曰雖至百代尚猶擅名於八方也思以雄儉約折以金張奢麗以激於

當代也善曰論語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

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解朝曰天下之士咸營於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向曰皓大也靈景曰景也神州京都也善曰廣雅曰皓明也

傳立三都賦曰白日舒靈景於天地理列宅紫宮裏飛宇若

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

雲浮翰曰紫宮天子所居處雲浮高廣也善曰西京賦曰正紫

官於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

峨峨高明內藹藹皆王侯濟曰峨峨高見藹藹盛貌自

娥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欲使臣重高門之

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藹藹盛也

自非攀龍客

何為歛許來游良曰言我非攀龍附鳳趨競之人何為忽游

鳳翼薛綜西京賦注曰歛者言忽也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澁曰褐短

閭闔許由之迹而履之也善曰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王

追許由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門西向皇甫

謚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學于鬻缺許由為堯所

讓由是退隱遊善曰王粲七釋曰濯身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欲去世塵也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平聲協韻善曰孔安國尚

日震猶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以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善曰史託

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狗屠者飲於燕市酒酣

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取故云無壯士節觀其志氣亦與一代

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良曰荆軻與漸離後刺擊秦王不成

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齊曰言埃塵輕細也千鈞至重也三十斤曰鈞言君王雖貴軻將刺

之狗屠雖賤軻乃與飲事雖屬軻實思自謂也思疾當時貴者盡是

小人故輕之賤者雖賤則有君子故重之善曰埃塵言輕千鈞喻

重也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所賤齊貴賤漢書曰十六兩為

一斤三十斤為一鈞

主父官不達骨肉還相薄良曰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

為孝子弟弟不收此由名官不達而骨肉之親相薄也善曰史記

或說主父偃曰大橫主父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年不得遂親不以

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官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

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也史記曰君薄淮陽

邪買臣困樵采善本作伉儷不安宅銑曰朱買臣家貧

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數止之無誦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

求去買臣不能留伉儷謂妻也伉儷匹宅居也善曰漢書曰朱

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負戴相隨數

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汝若日夕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志怒
日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
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

其仇儼杜預曰儼偶也仇敵也 **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
向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
轍窮依也 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
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也方言曰駸駸也郭璞曰 **長卿還城都壁**
謂蔽夢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

立何寥廓 翰曰卓文君既奔司馬相如相如與馳歸成都居徒
相如相與馳歸成都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負 **四賢豈不偉遺**
窮也楚辭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

烈光篇籍 善曰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曰吳
起商鞅垂 **當其未遇時憂其** 善本 **填溝壑英雄有**
著篇籍

迥遭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良
自傷沈淪於此見志 善曰孟子曰志上不忘在溝壑周易曰
也如遭如國語曰古曰在昔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

空廬

銑曰士居窮巷猶鳥之在籠皆不得志也習習屢飛自落落
疎寂見抱影猶隱身也 善曰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鷓冠子

曰籠中之鳥空籠不出鄭玄毛詩箋云隅角也落落疎寂貌 **出門**
言士之居窮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賦曰郭抱影而獨倚

無通路枳棘塞中塗 向曰無通路謂時無道也枳棘有刺
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山 **計策弃不收塊若枯池**
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緣 善曰東方朔 **外望無**
魚 翰曰計策不見用塊然若涸池之魚 善曰東方朔

寸祿內顧無斗儲 濟曰寸祿斗儲雖至小此皆無之 善曰
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古出東門行曰盜中無升米架 **親戚還**
上無懸衣說文曰顧還視也儲蓄也謂蓄積以待用也

相茂朋友日夜踈 良曰茂輕也思疾時弃賢賤貧兼以自喻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茂輕也莊子曰親友 **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
益 **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

嗟復彫枯 銑曰蘇秦自趙說六國使約從而并相之後為齊客
卿齊大夫與秦爭寵使人刺殺秦李斯入秦說秦王
秦王拜斯為客卿後為丞相趙高請殺之此者素皆貧賤之士俯仰
之間而取榮寵旋而復見彫殘也言人不可無位及其有位不欲過

分咄嗟嘆詞也。善曰史記曰蘇秦乃西至秦說惠王惠王方誅商
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
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
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王
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就五刑莊子曰其疾
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有愁悴蒼頡篇曰咄嗟也說文曰
咄嗟也王弼周易注曰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
栖一枝可為達士模。向曰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鷦鷯巢林
不過一枝取足而已不願節也此則
達士之模思言位過其才必為其咎。善曰莊
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詠史詩一首

張景陽

翰曰臧榮緒晉書云張協字景陽載之
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
辟公府後為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人事協見
朝廷貪祿位者眾故詠此詩以刺之。善注同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群公祖
二踈。濟曰踈廣為漢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
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

遂上疏乞骸上以為年篤乃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
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
訣而去藹藹盛兒東都門長安東門也祖祭也凡送行而飲酒皆假
祭道為名。善曰漢書劉向上疏曰眾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孟子
曰霸者之民歡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娛樂也娛與虞古
字通用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曰祖者行犯軾之祭也朱軒曜
金城供帳臨長衢。良曰朱軒公卿車也金城長安城也衢道
軒蓋鐵論曰素金城千里供
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

蓬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
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銑曰簪冠簪也凡束髮為從官散
髮為罷官。善曰鍾會遺榮賦
曰散髮抽簪永絕一丘舍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
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
行人為

墮涕賢哉此丈夫。向曰此丈夫即廣受也。善曰漢書揚宣
上書曰行道之人為之墮涕毛詩曰心之
憂矣涕

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座賓多
財為索。去。愚。向曰廣既歸曰今家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
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廣所愛信老人曰子
孫欲反君特頗立產業今日飲食費且盡願大人勸說買田宅老人

以間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耄不念子孫哉使賢而多財則損其
又思二十七卷

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又此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也宗族共饗其賜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墮墜揮散儲積也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揖散也歲暮喻年老也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歎漢書曰疏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時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王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愚為過者之累也

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

容君紳宜見書

翰曰蟬冕客謂貴戚者紳大帶也宜書二疎之事於此而常佩服矣壤地也咄嘆也善

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史記魯仲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五爭流名與天壤俱弊說文曰咄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車冕

侍中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詩一首 五言

盧子諒

濟曰徐廣晉紀云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

比投劉琨現以為從事中郎後為段匹磾別駕嘗覽史籍至蘭相如傳觀其志思其人故詠之善曰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遺之末波死諶依石季龍并閔誅石氏諶蹟閔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

空言

良曰和氏璧天下所傳寶趙惠文得之秦昭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而實不欲與城故云其價是空言也善曰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大夫也昭王得瑤氏璧欲以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瑤古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與之

將見賣不與恐致患 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

全 銑曰將與秦璧而不與趙城是見賣也不與秦璧則短在趙是致患也故簡才使秦以全國命善曰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諸大目謀欲與秦璧城恐不可得而見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也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 向曰官者今繆賢曰呂舍人善曰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藺相如可使王召而使之

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 善曰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藺相如可使王召而使之

關 翰曰軾車上橫木入關入秦也善曰史記曰趙王遂今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罰罪鄭三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

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 子曰官尼伏軾而歎曰由之難也

金柱身玉要俱捐 良曰趙使相如也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如奉璧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

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意與趙城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乃持璧睨柱欲以擊之秦王恐其毀璧乃辭謝請以十五城與趙而使相如就館揮奮睨視也捐毀弃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曰荆軻拔匕首擡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然鉅有金故稱曰

金城連城既偽往荆王亦真還 趙城而實不可得乃使從者衣褐裹其壁亡歸于趙連城謂十五城荆王謂和氏璧也善同濟注又曰秦乃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璧爰在澠

池會二王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 秦趙會於澠池秦王欲恃其疆相如折其端善曰爾雅曰爰曰也史記曰秦王欲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權漢書曰郭解入關賢豪交歡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力怙威

皆 在 血下露襟怒髮 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皆 善曰說文曰皆

上衝冠 目非也列士傳曰朱亥瞋目視虎皆裂血出 善曰說文曰皆

西正效雙擊東琴不隻彈 濟曰酒酣秦王謂趙

捨生豈 音請奏瑟趙王為之鼓瑟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

不易處死誠獨難 良曰捨生而死者蓋易也處死地而能立

生取誼史記太史公曰非稜威章臺顛疆禦亦不干

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謂相如奉璧入秦時也國猶奮也疆禦謂秦也善曰漢書武帝詔

報李廣曰威稜攝于鄰稜毛詩曰不畏疆禦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

也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

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

會望見頗引車避匿此為屈節也邯鄲都也俛低軒車也善曰史

記曰趙三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

人吾羞不忍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

頗相如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廉公何為者負荆謝

厥言音德翰曰舍人諫相如曰君與廉君同位廉君多置惡言而

將軍哉顧獨念疆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

勢不俱生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做也廉頗聞之肉袒

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曰鄙人不知將軍之至此厥其譽過也善曰

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

君畏匿且庸人尚羞之相如曰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

疆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聞其勢必

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做也廉頗聞之肉袒

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也卒

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白智勇冠當世

謝尚書曰思免厥言孔安國尚書傳曰譽過也善本作弛張使我歎

代字善本作弛張使我歎平聲濟曰相如智勇蓋於當世弛解也下

謀自稱也善曰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與智勇可謂兼之美禮記

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說文曰

歎吟也謂情有所悅吟歎而歌詠

張子房詩一首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

師進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良曰晉末宋高祖北伐見張良廟毀乃脩

之并命諸人為詩瞻時為豫章太守遙以

和此雖是和詩而實詠史善曰王儉七志曰高

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銑曰亡國之音哀以思謂周之

將亡蕩然無綱紀文章也善

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又曰亡國之音哀以思

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

洛易去隆替興亂罔不亡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

都之以為有德易以感無德易

去隆替興亂罔不亡

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

都之以為有德易以感無德易

去隆替興亂罔不亡

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

都之以為有德易以感無德易

去隆替興亂罔不亡

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

都之以為有德易以感無德易

去隆替興亂罔不亡

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

都之以為有德易以感無德易

去隆替興亂罔不亡

向曰隆盛替廢也周公卜洛而

以廢至復興於亂道無不亡之者而周子孫有之是以亡也 善曰尚書曰子朝至于洛師卜淵水灑水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廢也漢書婁敬說高祖曰昔成王即位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又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

力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 翰曰力政謂秦以力為政也吞取九鼎而伐周也橫死曰殤孔子過太山有婦人哭於墓者使子貢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也秦之苛法天下怨之其暴甚於此三殤也 善曰力政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西周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以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

息有纏民思靈鑿集朱光 濟曰天下苦秦猶猶虐也 息其有者也故神靈下鑿漢高之德而集之漢火德故云朱光纏結也 善曰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天鑿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鑿無私賈逵國語注曰鑿察也南都賦曰輝朱光於白水

伊人感代工聿 伊人謂子房與王謂漢高也言人代天理官子來扶興王 房感此而扶翼興王使成帝業工官聿疾也 善曰

伊人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興王以成

婉婉中畫暉暉 善本作 天業昌 銑曰言子房運策於帷幙之中使漢高帝業昌盛也婉婉美兒暉暉明兒 善曰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易也靈圖曰攝天之業

鴻門銷薄 博 蝕垓下隕撓 楚 撓 七將協韻向曰薄蝕撓皆喻項羽至鴻門急擊沛公項伯咸 撓 夜馳告良良與伯見沛公旦日早自來謝沛公早從百餘騎見羽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使擊沛公沛公從間道還軍使良留謝後漢王追羽至陽夏漢王謂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遂滅之皆良之力也凡日蝕非晦朔皆名薄彗星為撓槍皆錯亂不順之事隕撓落也 善曰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早自來謝沛公翌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會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薄蝕撓槍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

爵仇建蕭寧 薄蝕撓槍皆喻羽也京房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

定都護儲皇 翰曰高祖居洛陽宮諸將爭功不定以問良良曰

陛下所與為仇者為誰曰雍齒良曰請先封雍齒

又足二二卷一

又足二二卷一

又足二二卷一

又足二二卷一

上從其計諸將聞之皆曰難齒且侯吾屬無患此謂爵仇也又勸上
 立蕭相國故云建蕭宰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不如入關良因勸上
 入長安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是謂定都又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
 趙王如意呂后恐以問良良為畫計得不易太子故云護諸皇也
 善曰爵仇謂封雍齒也已見幽通賦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
 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都
 洛陽不如入關上問良良曰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
 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四人令太子為
 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今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
 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
 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
 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濟
 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濟
 良嘗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謂良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與我
 期是夜半老父至甚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及明視其書
 乃太公兵法天下既定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欲
 輕舉肇始允信幽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
 成是欲輕舉將乘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善
 曰言初即合契幽叟晚乃遊心帝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上有一
 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
 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且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天下

既定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迺學道欲輕舉莊子允信為
 神也老父言良始信契合神交為王者師及其功成是欲輕舉將乘
 雲翻飛指于帝鄉帝鄉謂崑崙山天帝居處善曰言初即合契幽
 叟晚乃遊心帝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
 白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鄭
 玄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鳥鄭**惠心奮于祀**
清埃播無疆良曰良以明惠之心為漢畫計奮於千載之上清
 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清埃猶塵也李尤**神武睦三正裁**
 武功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伐無疆**神武睦三正裁**
成被八荒銑曰神武謂宋高祖睦親也三正天地人之政言宋
 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孔安國尚
 書傳曰睦和也漢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
 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向曰易云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慶霄慶雲也皆以喻宋
 高祖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即河陰也堯見四子汾水之陽窅然喪
 其天下焉謂高祖之德可以照舜河陰覆堯汾陽言皆過之燭照薄
 覆也善曰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明也薄猶輕易也河陰汾
 陽堯舜二帝所居也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堯則堯可輕
 薄也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

見也

鑿旌

善本作旌字

歷頽寢飾像薦嘉嘗

翰曰鑿旌車駕也言宋高祖歷良廟見頽毀寢發更使飾其形像而祭之薦進也嘗設祭名也善曰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鑿旌於鑿旗也公羊傳秋祭曰嘗也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

濟曰言宋高祖之意豈徒表飾此廟而已乃思良輔翼漢

祖故復為之是不忘祖德矣宋高漢後也甄表也善曰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

良曰逝死作起揆度也子謂子

房也周行喻宋也言死者可起之而令仕度良之意亦慕我宋朝善曰逝謂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今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毛萇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濟屬車士粲粲翰墨場

銑曰濟濟美自屬車後車也言宋祖後車之士皆文章之士是

所贊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

向曰瞻自謂言贊之夫不而巳瞻時在豫章故云一方善曰贊夫宣遠自謂也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莊子叔連曰贊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說文曰企舉踵也

翰墨之湯故能詠良也善曰漢書曰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實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圃講經藝

四達雖平直蹇步愧無良

翰曰四達謂衢也言天下有道衢路乎直

詩曰相怨一方瞻自愧蹇跛無良才以游此瞻之謙詞善曰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說文曰蹇跛也左氏傳曰孟

餐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濟曰瞻自謂微人而

長詩傳曰良善也守遠郡由餐和氣遂復忘此但以舉目延首詠太康之道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五言善曰列女傳曰魯秋胡絮婦者魯秋胡子之妻秋胡子既納之五日去而

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有金願以與夫

人婦人曰嘻妾採桑奉二親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

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東賤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挽路

旁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與之是忘母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良曰魯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去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旁有美婦人方采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吾有金願以贈夫人婦人曰嘻妾采桑奉二親不願受人之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婦晚而至乃向來采桑者婦曰子辭親往仕五年乃還而悅路旁之婦人解子裝金以與之而忘其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走投於河而死延年詠此以刺為君之義也

椅宜於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影響豈不懷自遠

每相匹銑曰椅示梧類鳳皇常棲之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

之地待人以吹律亦猶影之與響物而應之雖自遠而至因相匹偶此言夫婦之義相感而合懷猶顧也善曰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候鸞鸞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至生黍也言椅梧佇鳳鳥之來儀寒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鸞冠子曰影則隨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形響則應聲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子室

向曰婉美白幽閑柔順兒謂秋胡妻也嬪婦也君子謂秋胡也善曰毛萇詩傳曰婉然美貌又曰窈窕幽閑也爾雅曰嬪婦

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

翰曰志節高峻過秋霜之美厲明惠豔淑等朝日之美

也倅等也善曰貫猶連也傳之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立周禮注曰倅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其

故欣願畢矣欣喜也善曰陸機從梁陳詩曰在昔蒙嘉運

燕居未及歡

善本作好字

有違

良曰燕安也秋胡娶後五日而行故云安居未及歡婦謂夫曰良人違別也善曰毛詩曰或燕燕居息又曰妻子好合

外結綬登王畿

銑曰巾布衣之服綬職事所服千里謂陳國王者所起故曰王畿善曰中處士所服綬

脫巾千里

善曰中處士所服綬

仕者所佩今欲官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履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諺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緝曰陳王者所起也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向曰昧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依而行善曰易歸藏區車出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不顯馬車出

言未明而戒徒者早起使左右相依而行善曰易歸藏區車出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曰昧旦不顯馬車出

郊郭行路正威遲

翰曰威遲歷遠之兒 善曰古詩曰驅車

曰倭遲歷遠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

存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

善曰蘇武詩曰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嗟余怨行役三陟窮晨暮

稱也怨歎此行役也三陟謂詩云陟彼崔嵬又云陟彼高岡又云陟彼岵矣言為登山陟險窮盡晨暮

善曰毛詩曰嗟予子行役風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曰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峻矣我馬瘠矣

嚴駕越風寒解鞶

善曰楚辭曰嚴車駕

犯霜露

良曰嚴駕整駕也解鞶息駕也 善曰楚辭曰嚴車駕

原隰多悲涼迴颺卷高樹

善曰楚辭曰迴颺卷高樹

悲哉

善曰楚辭曰悲哉

游官子勞此山川路

其三善曰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

超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良人為此別日

勞矣 善曰楚辭曰超遙遙兮今焉薄

月方向除

銑曰徂往除盡也 善曰楚辭曰月方向除

孰知寒暑積倏見榮枯

向曰倏猶頃也 善曰楚辭曰孰知寒暑積倏見榮枯

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坐隅寢興日

程曉女典曰春榮冬枯自然之理

已寒白露生庭蕪

其四翰曰蕪草也 善曰陸機青青河畔

路遵山河

濟曰役謂入仕歸願 善曰楚辭曰路遵山河

昔辭

善曰楚辭曰昔辭

秋未素今

善曰楚辭曰秋未素今

也歲載華

良曰未素謂木未落載華謂草已榮

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

善曰楚辭曰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

過

善曰楚辭曰過

窈援高柯

銑曰佳人即秋胡妻也窈窕美自援攀也 善曰楚辭曰窈援高柯

傾城誰不顧弭節停中阿

其五向曰傾城之貞人

觀弭按也中阿路之曲也

善曰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

曰吾今義和弭節兮鄭玄毛詩箋曰中
阿阿中也大陵曰阿王逸曰弭安也 年往誠思勞路金本作

遠闊音形雖為五載別相與昧平生翰曰闊猶異也昧平生言

不相識也 善曰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答楊德祖書曰思
子為勞陸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聲與音音聲日夜闊
何以慰吾心廣雅曰昧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

且為先昧平生所以致謬孔安國論語注曰平生猶少時也 捨車

遵往路鳥藻馳目成齊曰秋胡望其妻而前如鳥得水草歡躍而進將以目擊與成其心捨

弄遵從也藻水草也 善曰周易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往路所來
從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冀州賦曰感鳥藻以進樂兮

楚辭曰蒲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 南金豈不重聊自

王逸曰獨與我睨而相親成爲親也 意所輕義心多苦調密此金玉聲其六濟曰南金雖重執義不受

密絕之義也 善曰毛詩曰元龜象德 路南金鄭玄毛詩箋曰聊
且略之辭也潘岳從姊誄曰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毛詩曰

無金玉爾音 高節難久淹竭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其

而有遐心 竭去也空復辭無所得也 善曰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其
之心高其節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踈王逸楚辭注曰盡去也

何之 銑曰遲遲行兒造至也至門基謂及家也 向曰見母故去
拜嘉慶妻未還所以問何之 善曰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

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喜慶集至妻之所居女史箴 日暮行采歸
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山谷與導余兮何之

物色桑榆時 翰曰妻自采桑而歸也桑榆時言日暮也 善
之東隅收 美人望昏空慙歎前相持其七濟曰美人亦

過前持其妻 善曰楚 辭曰美人皓齒嫵以焭 有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長曰妻

聊述其情 善曰毛詩曰有懷于 離居殊年載一別阻河

關春來無時豫秋云去怕早寒銑曰豫悅也 善曰楚辭
今離居史記曰魏王約至國 明發動愁心閨中起長歎
即絕河關兩雅曰豫樂也 平聲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曹
子建美女篇曰中夜起長歎 慘悽歲方晏日落游子
顏 其八向曰每及歲暮常悽慘煩憂恐秋胡顏貞日就銷落奈何
來歸失義如此皆秋胡子妻恨詞 善曰言情之慘悽在手歲

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遊子之類楚辭曰歲既晏兮孰
華郵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高張生**

絕絃聲急由調起 善曰高張生於絕絃以喻立一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
與於恨深揚雄解朝曰弦者高張急徵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
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
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
音聲

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如何久為別百行
善曰高張生於絕絃以喻立一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
與於恨深揚雄解朝曰弦者高張急徵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
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琴聲
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悲矣調猶韻也謂
音聲

愆 善本作諸已 濟曰愆心猶失也 善曰繁欽與魏文帝牋曰異
解佩纓以結言周易曰歸止亦人之終始也孔臧與從弟書曰學子
者所以飭百行也杜預左甫曰注曰愆失也論語曰君子求諸已 君

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 淫亂者生於男女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
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 **愧彼行露**
其九銑曰詩序云疆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
也詩曰厭浥行露言不可以無禮干有禮也
妻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汜水涯也 善曰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
而我貪生以棄義此之為多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路豈不夙夜

詩甘之長川汜 其九銑曰詩序云疆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
也詩曰厭浥行露言不可以無禮干有禮也
妻愧於此詩甘赴水而死汜水涯也 善曰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
而我貪生以棄義此之為多故有愧焉毛詩曰厭浥行路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道中
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為汜

五君詠五首

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乃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
以自前山壽王戎由貴盛也遂黜而不收 善曰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領步兵好酒踈誕不能斟酌
當時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
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壽王戎以
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鑿龍性誰能馴詠
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
不入官 塵乃出守詠劉伶曰藟精日沈飲誰知
非某宴此四句
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於朝曰阮籍為步兵校尉 善曰袁宏竹林
七賢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數
斛酒乃不為校尉
大將軍世奇愛之

阮公雖淪跡識密監亦洞

銑曰淪沈洞深也 善曰廣雅
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湛然不

動謂之心分別是非謂之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良
識廣雅曰鑒照也洞深也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良
照先也籍沉醉終日率爾屬文初不苦思詞皆諷喻寓寄也善曰
臧榮緒晉書曰籍拜東平相不以政事為務沈醉日多善屬文論初
不苦思率爾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
世所重班固漢書述曰寓言淫麗託諷終始長嘯若懷人

越禮自薦眾濟曰籍游蘇門蘇門山有隱者籍對之長嘯清風
寥亮故謂懷人籍嫂常歸相見與別忽以譏之籍

曰禮豈為我設邪所以薦眾也善曰魏氏春秋曰籍少時常遊蘇
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籍從與談太古無為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
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道爾而
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毛詩曰差我懷人孫盛晉陽
秋曰阮籍嫂常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讓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
孫康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賈逵國語注曰越踰也

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銑曰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
口不評論臧否人物嘗率意

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此延年自託以為塗窮者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遠口不評論臧
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意獨駕
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嵇中散

嵇曰私康為
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翰曰餐霞仙者之派善曰
孫盛晉陽秋曰嵇康性不偶

俗呂氏春秋曰沈君筮謂孫叔敖曰耦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謂仙
也楚辭曰漱正陽而含朝霞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呼吸沆瀣食朝霞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濟曰南海太守鮑靚通靈之士
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靚室有

琴聲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叔夜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
示人有終而實尸解則形解也驗此則康默然而仙矣又康著養生
論則可謂知凝神之道也善曰顧凱之嵇康贊曰南海太守鮑靚
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
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桓
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中散傳曰嵇康
作養生論入洛京師謂之神人向子期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蘧姑射
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
凝也廣雅

立俗迂五流議尋山洽隱淪良曰康非湯武
薄周孔所以犯

俗而罹流議王烈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共入山游戲是則洽
隱淪也善曰竹林七賢論曰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迂世爾雅

曰迂逆犯也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議神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
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山遊戲採藥相子新論曰天神人五二
曰隱鸞翮有時鍛拜龍性誰能馴銑曰鍛殘馴擾也皆
以喻康亦復自謂

善曰嵇康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曰擾馴也鍛所例切

劉參軍

向曰劉伶為建威參軍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善曰言伶懷情不發以滅聞見猶閉關却掃而無事也

善曰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無外累故聞見皆滅滅榮也莊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文曰懷藏也莊書曰子廣成子曰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鼓鐘不

足歡榮色豈能眩

戶徧切濟曰眩惑也謂聲色不入善曰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

既滅聲色俱空故鼓鐘不足以為歡豈翰精日沈飲誰知非榮色之能眩也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

荒宴

銑曰韜藏精光也沈飲耽飲也荒宴謂荒廢之宴言人不知銑曰非為此宴宴亦有以也 善曰廣雅曰韜藏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一壺酒尚書曰羲和沈酒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立曰荒廢亂也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向曰嘗作酒德頌雖曰短章情自此見謂伶好飲為居亂

代欲晦其才延年自解將同此美 善曰頌酒即酒德頌也衷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

翰曰阮咸為始平太守 善曰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人

善本作秀 翰曰咸字仲容青雲器高大者也秀美也

也 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

濟曰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

思金聲不合雅頌非德政中和之善必今古尺有長短所致後掘得古銅尺度之令尺短四分此謂識微也金奏謂鐘磬也 善曰傳暢晉諸公贊曰中護軍長史阮咸唱議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短四分時人明咸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注曰擊鍾而奏樂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 良曰咸則過絕於人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山濤曰咸若官人之職必妙絕於時觀見也 善曰名士傳曰阮咸哀樂至到過絕於人

太原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觀見也善本作一麾乃出守官字銑曰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荀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摩指麾也此示延年自喻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帝不能用也尚書曰學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爲勗所指麾也傳暢諸公讚曰勗性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

向常侍向曰秀爲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毫素翰曰甘好也淡薄清靜也毫素筆紙也謂秀志於著述延

年自喻好文也善曰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毫素之所擬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

句濟曰好玄謂秀讀書鄙賤人所解說章句善曰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注外爲

解義妙折奇致大暢玄風王逸妍蚩曰窮聖人之秘奧則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取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交

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向曰秀嘗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鴻鳳鳥之美者故以喻焉善曰向秀別傳曰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

軒軒飛貌張衡觸醜賦曰皇回日運鳳舉龍驤良曰秀流連河裏游惻愴山陽賦良曰秀康寓居河內山陽後經山陽舊居因聞笛作思舊賦流連渙流負河裏河內也惻愴悲傷也山陽賦則思舊賦也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祭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黃河以汎舟經山陽之舊居

詠史詩一首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銑曰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也三川河洛伊也皆邑

居豪華善曰漢書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苑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帥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百金

不市死明經有高位向曰此有百金之子不死於市者明經術而取高位善曰史記陶朱公

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書夏侯勝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京城十二

衢飛甍各鱗次

翰曰甍屋簷也若魚鱗之相次善曰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吳都賦曰飛甍并互李

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

仕子歛華纓游客竦輕轡明星辰未稀

軒蓋已雲至

濟曰未稀尚多也雲至如雲之至也善曰七略曰華組之纓楚辭曰疎余駕乎入冥廣雅曰疎上

也毛詩曰明星有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說苑曰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尚

書中候曰青雲浮至

賓御紛颯水宮鞞馬光照地

良曰颯沓衆盛兒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御侍也吳質答東阿王書曰情踴躍於鞍馬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善曰

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

善曰

弃

銑曰嚴君平卜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以養則閉肆下

善曰言身棄世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

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食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辭曰野寂

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五言

虞子陽

向曰虞叢集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七歲能屬文始安王引為侍郎後遷征虜府記室

參軍霍去病為漢驃騎將軍以破匈奴義慕之是以詠矣善曰虞叢集序曰羲字子陽會稽人也

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記室參軍事大監中卒

擁旄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翰曰旄旌也汗馬謂馬出汗有功勞也長城秦所築在北地

善曰班固涿郡山祝文曰仗節擁旄鉦人伐鼓漢書公孫引曰且愚駑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勢險萬里與雲平窮

善本作涼字

秋八九月虜騎入幽

并

濟曰虜匈奴也幽并二郡名善曰宋子候詩曰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為霜

飛狐白日晚澣

海愁雲

善本作陰字

生

良曰飛狐地名澣海北海名善曰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

在代郡西南塞名漢書曰霍去病率師登臨澣海如淳曰澣海海各說文曰陰雲覆日

羽書時斷絕刁

斗晝夜驚

銑曰羽書徵兵檄也斷絕謂路有寇不通也刁

畫夜鳴善曰羽書即羽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受一斗晝

飲飲食夜擊特行名曰刁
斗今在榮陽庫中雜音通
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旌
善

作於字 向曰墉城牆也蔽曰言高也 善曰周易曰乘其墉弗京

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

子歐治子干將作劍曰太阿晉鄭闡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

解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記曰陸賈

寶劍直百金楚辭曰 雲屯七萃士魚麗 六郡兵 翰曰雲

旌蔽日兮歌若雲 之屯萃聚也以智力之士七等聚之為爪牙魚麗陣名六郡金城隴

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善曰陸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

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聚萃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衆

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陣

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 胡笳關下思羌

林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笛隴頭鳴 濟曰笳籥也起於胡笛起於羌思者其聲悲思隴山

箏笛錄有曲不記所出長 骨都先自驚 涉日逐次亡精

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良曰骨都日逐皆匈奴族王名自驚憂伏也亡精失魂良 善曰漢

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驚焉為文頽曰恐懼也漢書匈奴有日逐

王西京賦曰 王門罷斥候曰第始脩營 銑曰匈奴既破

喪掃亡魂 故斥候皆罷也

去病有功而賜之甲第甲第謂第一之宅也 善曰漢書曰龍勒有

王門關又曰李廣遠斥候未嘗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

為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 位登萬更積功立百行成 日

日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善曰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

登升也十六升曰更言粟多也 善曰十六升為更百行已見上文 天

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使包成曰 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向曰不恒感也 善曰老子曰天

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 長地久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

音有時爾雅 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 良曰激楚歌聲

曰虧毀也 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言

云高臺頌 樂眾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相子新論琴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

秋萬歲後高臺既 已傾曲池又已平 當今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銑曰天子

圖形貌於麟閣上雖千載後猶有雄名當今者義將故之 善曰漢

書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服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

其形貌敘 其姓名

其姓名

百一

百一詩一首

五言善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徧

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焚棄之何晏獨煎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百一李元翰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或晉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去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與於此也

應休璉

向曰文章錄曰應璩字休璉汝陰人博學法度璩為是詩以諷焉以刺在位者莫不怪愕獨何晏無怪也意者以為百分有一補於時政善曰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無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俟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

善曰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也善曰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虺曰慎厥終始其名高不宿著易用受

侵誣

善曰齊曰窗久也誣猶欺也善曰韓子曰說之以名高史記曰誣誣夫亦得寶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三略曰侵誣下民國內

前者墮

許規切善本作為墮字官去有人適我閭也閭里門也

善曰高唐賦曰長吏墮官賢士失志

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

善曰漢書揚惲

善曰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書曰酌多醴熾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

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善曰承明謂天子待制處也善曰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陸機峇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

智居

向曰此土謂據之間里仁智謂有山水也善曰言今所占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也爾雅曰隱占也郭

璞曰隱度之也論語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文章不經國筐篋

無尺書善曰

善曰文章錄曰文章經國之大業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說文曰筐篋笥也漢書曰廣武君曰奉咫尺之書以使燕

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

善曰問璩何等用而稱才學往往為人所歎譽也皆有

人問詞也善曰言文章既下經國筐篋又無尺書乃用何等而稱才學往往而見譽問者之辭也避席跪自陳

賤子實空虛

濟曰避帝離席也賤子璩謙稱空虛無也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漢書曰王邑請召賓邑稱

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

五目作知字良曰宋有

以爲大寶而藏之周客聞而觀焉掩口盧胡而笑此燕石也與瓦礫不殊言周客知宋人非寶而觀之有人知我無德而問之其於愧也不亦多矣皆諷朝廷之士有其位無其才能不愧乎善曰言已妄竊崇班心常懷取類宋人之遇周客慙愧而無所如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則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礫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遊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何劭字敬祖陳國人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爲相國掾稍遷

尚書左僕射以憂亂相思游仙去世故爲是詩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宗陳國人也博學多聞善屬篇章初爲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栢

向曰亭亭高貞善曰古詩曰青青陵上栢劉公幹贈從

弟詩曰亭亭高山栢

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

善曰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

獨在冬夏青青爾雅曰柢本也焦貢易林曰溫山松栢常茂不凋落

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

託揚志玄雲際流目矚巖石

翰曰吉士劭自喻也物謂松栢濟曰玄雲取其高

也巖石取其固矚視也善曰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啓曰抗志雲際思玄賦曰流目眺夫衡門

羨昔王子喬

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

良曰王子喬者周靈

王太子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後於緱山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善曰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爲反呂氏春秋曰君子反以修德思玄賦曰續連

翻兮紛暗暖說文曰御使馬也抗跡遺萬里豈戀生人

善本作樂長懷

慕仙類眇

善本作眩字

然心緜邈

銑曰抗舉也緜邈遠兒善曰廣雅曰抗舉也楚辭曰悲

申屠之抗跡王逸楚辭注曰緜縣細微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向曰璞詩雖游仙意雜傲誕上下道德信

塵網鑄銖纓絳食霞倒景餌正立都而璞之制文

多自敘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

京華游俠客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

蓬萊 濟曰朱門貴門蓬萊仙山名若如也 善曰西京賦曰都邑

遊使張趙之倫莊子曰徐無鬼見魏武侯侯曰先生居山

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遜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

隱遜世無悶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韜隱而赴玉庭藏養生而侍朱

門矣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 臨源悒清波陵岡掇

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 活丹莢 音啼良曰陵上掇拾莢草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梔料

也仙人登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也 善曰靈谿谿名也庾仲雍制

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銑曰靈谿谿 名盤樂安何

梯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以取宋張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

逸妻 向曰莊周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周賢使厚幣迎許之為相

陽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曰諾妻

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遁而

隱是曰逸妻 善曰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

威王聞莊周賢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

污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

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

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 進則保龍見退則觸藩

羸角之困者 善曰進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

高蹈風塵外長挹謝夷齊

濟曰夷齊伯夷叔齊二人取 武王伐君之事不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璞將蹈於風塵之外不為夷齊守此小節故長挹謝之而

去 善曰左氏傳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

食周粟隱
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

向曰青谿山名道士有道者善曰庾仲雍荆州記曰臨沮

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美

雲生梁棟間風

出窓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銑曰蘇秦學於鬼谷子今所言

者璞假稱善曰史記曰蘇秦東師事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穎川陽城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號鬼

翹跡企穎陽臨河思洗耳

銑曰昔

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許由逃之潁水之陽由其言不善乃臨河洗其耳翹高也企舉踵也言思慕此事善曰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潁川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

洗其耳閻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

輸曰允為閻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善曰閻

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允為閻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

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

善曰靈妃宓妃也毛詩曰頤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无鬼曰吾所以說言者吾未嘗啓齒

司馬彪曰啓齒笑也寒脩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良曰寒脩古之賢傑也存在也善曰楚

辭曰吾今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寒脩以為理王逸曰古賢寒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

銑曰翡翠鳥名若校鮮明也善曰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

可悅之甚也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

向曰綠蘿松蘿也善曰陸機毛詩草

木疏曰松蘿蔓松而生枝正青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毛萇曰女蘿松蘿也

宓有冥寂士靜嘯

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

翰曰冥幽霄天也善曰冥寂士靜嘯也

臨上游駕鴻乘紫煙

濟曰赤松古仙人鴻馬也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

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者歌曰遂乘萬龍輻馳騁九野嵇康答難

曰淫佞以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翮紫煙

左挹浮丘袖右拍

善曰列仙傳曰浮丘公接王

洪崖肩

良曰浮丘洪崖並仙人善曰列仙傳曰洪崖立而

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
借問蜉蝣輩寧知
日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

龜鶴年 銑曰蜉蝣朝生夕死以比世人龜鶴之壽皆千歲以比仙人也
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朝生而暮死養生要論曰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可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噓此其所以為壽可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 向曰六龍日駕也不可頓而止
善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曰結我甫中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三者代謝舛馳高誘曰代更也謝敘也

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
吾生獨不化 翰曰雉入淮為蜃果雀入海為蛤言此微禽尚自變化吾獨不能璞也詞也
善曰爾雅曰感動也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龜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

雖欲騰丹谿雲螭
非我駕 濟曰丹谿仙者所居暎也雲螭龍也
善曰魏文帝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即丹谿其人浮遊列缺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石入潛者莫形足以覺也

愧無
魯陽德回日令 善本作
三舍 良曰魯陽公與韓槩難戰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

臨
善曰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璞愧無此德迴日使反得駐其壽也善曰魯陽揮日見淮南子許慎曰二十八宿宿為一舍

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步訝切銑曰吒歎聲
善曰論語月逾萬孔安國曰如日之並過儀禮曰婦人拊心不哭哭吒歎聲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良吒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游 向曰逸輕霄天迅疾也言有仙者之資必好仙者之道
善曰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 翰曰清源水也
善曰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 濟曰特達美貞珪璋明月雖實也以闇投人必恐懼不受
今以仙道示俗亦猶此也善曰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雖有特達之美而明月之珠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如陽上書曰明月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投劍相拜者

潛穎怨青
陽陵蒼哀素秋 翰曰穎若此草木也生潛隱之處則怨青陽之不至生陵白干之上則哀素秋之早及言仙俗

殊事與宜與此同類 善曰言世俗不娛求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
浮生之促類潛類怨青陽之晚臻陵苜蓿素秋之早至也潛隱在幽
潛而結穎也鄒潤甫遊仙詩曰潛類隱九泉女羅糾高松義 悲來
與此同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若昧也若也素秋已見上文

側丹心零淚綠纓流

善曰悲俗遷謝故側心流涕周易曰
謂我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

斯戒明吾丹心惟南子曰雍門
子以琴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 平 寓魯門風煖將為災

良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
東門之外爰禽曰今茲海

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雜縣則爰居
是也 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
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
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
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 吞舟浮 善本作
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 涌字 海底高

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骨見金銀臺

銑曰此中神
仙為之不安

而排雲上出但見其金銀臺闕而已 善曰吞舟之魚已見上文漢
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
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 濟曰
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

子明容成公皆仙人也挹酌也丹溜石脂流出也揮以手揮也 善
曰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鍾鄉人也好釣魚於延溪釣得白魚腸中

有葍教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
去抱朴子曰涿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王英列

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後白復
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

道於齊不見使人金 姮娥揚妙音洪崖領 善曰
案玉杯自來人前 姮娥揚妙音洪崖領 善曰

也妙音謂善歌也洪崖古仙人也領動也聽合律故點其頤 善曰
淮南子曰弄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弄

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
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領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領動也 升降

隨長煙飄颻戲九垓

銑曰外降上下也九垓九天也 善
曰列仙傳曰竈封子者黃帝時人也

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
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

者若敖而已今卒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敖為交乎士笑曰今予遊始
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

吾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遂入雲中盧敖視之弗見乃止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銑曰五龍皇后君兄弟四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次曰徵龍次
曰商龍次曰羽龍父曰宮龍父與諸子同仙在五方言此諸仙奇齡

過此矣嬰孩小兒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齡年也遁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文曰孩小兒笑也 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 善曰燕昭王使入海往蓬萊山求不死之藥終不能得故云無靈氣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善曰燕昭使人入海蓬萊已見上文漢武非仙才見漢武內傳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復 善本作魄 翰曰循環若循連環見字 而無窮也魄暗也

善曰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盡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日哉生魄孔安國曰 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 濟曰孟十六日明消而魄去也 其神蓐收西陸秋也失羲日也立秋日從白道由從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司馬彪續漢書曰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日也楚辭曰吾今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 寒露拂陵茗女蘿辭松栢 良曰陵茗即陵上草

女蘿兔絲也緣於松栢為寒所拂將以萎死故辭而去 善曰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茗已見上文毛詩曰葛藟荒于松栢毛萋曰葛寄生也 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 銑曰薜槿花也朝榮暮落蜉蝣小蟲名朝生夕死此皆比人生之短也 善曰潘岳朝菌賦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爲薜華莊生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隕毛萋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 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 向曰圓丘山名詩曰靈液飛波 海外有鍾山自生千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植苦寒行也 善曰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方朔十洲記曰北

蘭桂參天 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 翰曰王孫王公子孫貴者也安期先

生仙者言貴者饌八珍之味仙者服五石之藥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 善曰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 長揖當途人去來山林客 濟曰當途人謂執事也揖謝也 善

曰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當仕路也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一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招隱詩二首

五言善曰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良曰思苦天下溷濁故將招尋隱者欲以退不仕善曰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向曰荒廢之道橫絕古今以喻時也善曰魯連子曰連

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善曰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

可以發憤矣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

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

石泉漱瓊瑤纖鱗或
善本作浮沈向曰瓊瑤皆玉言水有之纖鱗小魚也善曰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何事待

嘯歌灌木自悲吟
齊曰木叢生曰灌善曰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十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南

秋菊兼糗糧幽蘭間重襟
良曰菊可以餐故云糗糧幽蘭可以佩

躑躅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翰曰躑躅周行兒煩勞也欲投冠簪而隱於

此中善曰言世務勞促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搔首躑躅阮嗣宗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運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

以持冠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
仕榛切向曰經始經營之始東山思所居之東山也木叢

生曰榛善曰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前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

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銑曰瑩清也善曰周易曰慎

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
善曰峭蒨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蒨紫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

霜雪飛榮流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良曰言竹栢之美翰曰爵五等之爵服五等之服皆不可以常玩必有

好惡屈伸於其間善曰言爵服之榮理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東征

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兮

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
銑曰結綬謂入仕也由此而生纏牽

彈冠所以去塵冠既有塵固亦多累善曰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以生纏牽之憂或彈冠而去埃塵之累漢書曰蕭育與陳咸朱博

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三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

謂養生矣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
向曰謂如柳下惠與少連降志辱身吾亦不以爲屈如夷齊不仕周居於首陽山吾亦不以爲仁當思靜退自得中道善曰論語曰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

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相與觀所尚道遙極善本作良辰善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翰曰夷平也躑躅將行兒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

安之幽人在浚谷濟曰幽人隱者浚深也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通賦曰眷浚谷而勿

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良曰藻水草也善曰毛詩曰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

菜成翠幄鏡曰雲構大厦也幄帳也善曰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又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

輕條象雲構密

也結風善本作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向曰結積佇留也蘭香草也蘭氣迴

泠泠飛泉漱鳴玉翰曰言飛泉漱蕩玉石而有聲也善曰

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會曲至樂非

有假安事澆淳善本作撲濟曰言靈者美之也又似崩頽

富

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鏡曰苟且稅捨也從所欲謂隱居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止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脫駕也方言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

向曰今古詩英題云晉王康琚而不述何爵里才行也康琚以為混俗自處足以免患何必山林然後為道故作反招隱之詩其情與隱者相反 善曰古今詩英華題去晉王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窺首陽老聃伏

柱史

翰曰伯夷叔齊自窺首陽之山老聃為周柱下史伯夷之德不如老聃則小隱劣於大隱明矣 善曰史記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平時亦有巢居子

濟曰堯時有隱人常以樹為巢而居其間時人号曰巢父 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常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林士

良曰今謂晉也稱盛明美之也云能無言亦有也 善曰解朝曰遭盛明之世毛萇詩傳曰中林林中也班固漢書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哀風中

善本 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鷓鴣先晨鳴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

言山中鳥音風聲足益愁思霜降冰結足傷肌膚信不足好也鷓鴣鳥名趾足也 善曰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伍長乎莊子曰絕迹易無行地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積道藝楚辭曰鷓鴣朝嘶而悲鳴崔琦七

寡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已

良曰從俗為周才索居為才隱居為偏智傅子曰君子周才難論語子曰君子求諸已 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翰曰隨時而行曰推分去人自苦曰矯性 善曰劉向列子目錄曰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莊子曰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太平而不得天也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天死季由植於衛皆迫性命之情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歸來安所期與物齊不至郭象莊子注曰至理盡於自得

終始

濟曰歸來呼隱者使歸於代也期望安何也 善曰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遊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良曰魏姓曹氏魏志云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之子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

丞相魏受漢禪即皇帝位此詩未即位時作謂文帝者後人題之芙蓉池名 善注同

乘輦夜行游逍遙步西園 善曰鄴都之西園 善曰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

外也 雙渠相漑灌嘉木繞通川 善曰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

甲枝拂羽蓋脩條摩蒼天 向曰甲低脩長也摩天言高也蒼青色 善曰子虛賦曰

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 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 善曰張衡曰風翔

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善曰法言曰明星濟曰謂有五色雲

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 鮮明也此皆美自

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 良曰赤松子王子喬皆古仙人善曰列仙傳曰赤松子者

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遨游快心意保已終

百年 善曰莊子曰聖人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淮南郡之千湖縣南所謂

姑孰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

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 銑曰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為

長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禍及姑孰桓玄所出大築府第於此國南故曰南州其界九井山仲文從玄於此游

故作是詩敘其進退危懼之情也 善注同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准 向曰四運四時也准平也言其物理變化亦各均平若一也 善曰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清秋日能使高與盡 善曰潘安仁有秋與賦鄭玄周禮注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凄緊 善曰緊猶實也言

日與者記事於物也

欲成也 爽籟驚善本作幽律哀壑叩虛牝良曰爽清也籟

驚起也清風激於幽深之處起其音律牝亦谿谷也風入其中成其

哀也善曰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壑而叩其虛牝

也爾雅曰爽差也管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

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今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

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歲寒無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歲寒無

早秀浮榮甘夙隕銑曰言歲既寒草木無復秀者仲文言我

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向

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善曰真正其猶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被桓玄所制憂懼至斯

言已貞正其猶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被桓玄所制憂懼至斯

善曰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

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哲匠感蕭辰肅此塵外軫翰曰哲智也匠謂善宰萬物者謂桓玄也蕭辰謂秋風蕭瑟

也善曰匠謂相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

逍遙一卅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

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

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

車也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濟曰泛謂玄大設宴席泛

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善曰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伊

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已故通呼曰勝引伊

幽律哀壑叩虛牝

良曰爽清也籟風激物之聲也

也爾雅曰爽差也管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

聞地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今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

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歲寒無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為牡谿谷為牝歲寒無

早秀浮榮甘夙隕銑曰言歲既寒草木無復秀者仲文言我

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向

賈逵國語注曰浮輕也善曰真正其猶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被桓玄所制憂懼至斯

言已貞正其猶松栢而性危脆同於朝菌謂被桓玄所制憂懼至斯

善曰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萇

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

哲匠感蕭辰肅此塵外軫翰曰哲智也匠謂善宰萬物者謂桓玄也蕭辰謂秋風蕭瑟

也善曰匠謂相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聖人

逍遙一卅之間宰匠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

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

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

車也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濟曰泛謂玄大設宴席泛

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善曰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伊

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已故通呼曰勝引伊

也廣筵散泛愛逸爵紆勝引濟曰泛謂玄大設宴席泛

屈妙勝之人相引而飲善曰論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伊

紆屈也勝引勝友也引猶進也良友所以進已故通呼曰勝引伊

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良曰伊惟也余仲文自稱也言樂

除泯絕也善曰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

仁杜預曰蘇曹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

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土則鄙吝之萌

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猥首阿衡

朝將貽匈奴哂銑曰言我猥以不才之身為冠首於阿衡之朝

也玄為大司馬以比伊尹為阿衡也善曰阿衡喻玄也言已以凡

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將見哂也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

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孔安國曰阿衡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

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

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

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游西池一首五言

謝叔源向曰臧榮緒晉書云謝混字叔源少有美

譽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謝叔源

譽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西池丹陽西也混思與友
明相與為樂也 善注同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

翰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
不樂日月其除韓詩云伐木廢

朋友之道缺矣勞者歌其事皆思友之詩也 善曰聲類曰悟心解
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廢
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
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

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予時無筭而非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
遊未厭白日潛彈楚辭曰驥垂兩耳中坂蹉跎 五臣本無此兩句

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迴阡被陵闕高臺眺

飛霞 銑曰阡道也陵山陵闕城闕也 善曰說文曰越度也鄭玄
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阮籍詠懷詩
曰趙李相經過廣雅曰被加
也言加大阜而通城闕也 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

向曰惠風謂春風施惠萬物也蕩動也繁囿謂園囿繁茂也屯聚會
重也阿大陵也 善曰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

景昊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翰曰景昊日斜也湛澄華麗
也 善曰蒼頡篇曰湛水不

也 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 濟曰蘭沚水渚有蘭也若
柯蘭枝也徙倚時行也

善曰毛詩曰褰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
陽詩曰歸鴈映蘭沚沚與詩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美人愆

歲月遲暮獨如何 良曰美人謂友人也愆過也言友人遲晚
不至我將如之何 善曰楚辭曰惟草木

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
逸曰遲晚也愆謂過期也 興為牽所思南榮誠其多

銑曰楚耕桑子謂南榮越曰全爾形抱爾生無使汝思營營謂相思
不已自誠之詞 善曰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越曰全汝形抱汝生照
使汝思慮營營
營越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 五言靈運山居賦
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向曰樓即所
居之樓也

日落泛澄瀛星羅浮輕橈 音饒翰曰澤中曰瀛星羅謂
夜也橈揖也 善曰楚辭曰

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
渙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楫兮蘭旌王逸曰橈小楫也 慙榭面

曲汜臨流對迴潮 濟曰慙息也臺上有木曰榭水決復入曰
汜迴潮潮落之名 善曰毛萇詩傳曰憩

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韓詩外
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 輟策共駢筵竝坐相

二又

二又

二又

二又

二又

招要哀鴻鳴沙渚悲後響山椒

銑曰山椒山頂也善曰李弘執法言江曰駢

並也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名廣雅曰上高四墮曰椒丘

亭亭映江月颺

颺留出谷颺

音標向日亭亭月明白颺颺風聲颺風也善曰風颺風疾貌寡婦賦曰風

颺颺而斐斐氣冱岫泫泫露盈條

翰曰斐斐山氣貞冱覆也岫山峯也泫泫露光

盈滿也條細枝善曰

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誼踟望祛除

幽靜蘊積盪洗誼踟氣也善曰李奇漢書注曰祛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蘊積也鄭玄禮記注曰聞誼器則人意動作

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向曰晤對也善曰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悟

與晤同古字通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五言善曰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

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濟曰京口江口北固山名靈運從宋高祖上此山樓望江而應制凡和天子曰應詔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

良曰玉璽謂天子傳國璽也者戒人誠信使敬於上黃屋

謂人君以黃繒為蓋此者示人崇高有異於下也善曰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為之符璽以

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毒

名教用道以神理超銑曰此一事蓋為名教而用之至於大

二事乃為名教之所用而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三國名臣頌序曰名教事物也周易曰聖人以神

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聰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昔聞汾水游今見塵外鑣

銑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故云昔聞也今見者謂宋高祖登北固山遂若飄然出於塵外正與堯意相合也

鑣銜也善曰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外已見上文說文曰鑣馬銜也言鑣以明馬猶軫以表車鳴笳

發春渚稅鑾登山椒

翰曰笳簫也大駕行必吹簫稅鑾鑾駕也山椒山頂也善曰魏文帝書

曰從者鳴笳以啓路稅鑾猶稅駕也山椒已見上文

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

善曰吳都賦曰張組帷構流蘇遊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

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陰倒景崑崙崑崙
會城並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
遠巖映蘭薄白日

麗江皋良曰薄叢也麗美也江皋江曲也善曰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騫兮蘭薄戶樹瓊木籬些然此意微與

散紅桃銑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隈美軟枝也墟丘園也善曰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梯梯者發乎也桃則華美與穉

音義同廣雅曰墟居也皇心美陽澤萬泉咸光昭言宋高美此陽春而布德澤故萬象皆光昭也善曰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鈞命決曰池以奇

咸載顧已枉維繫撫志慙場苗翰曰詩云皎皎白駒以承今朝白駒喻賢人有潔白之德食場苗喻食祿維繫皆繫也喻

以承今朝白駒喻賢人有潔白之德食場苗喻食祿維繫皆繫也喻

羈賢人使入仕也靈運自謙顧已非賢枉見繫繫而仕循撫其志實

慙食祿而已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承今朝工拙各所宜終

以反林巢濟曰工巧也巧拙各有所宜靈運謙以為宜在放逸之世賢不肖各反其實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

曾見是繁舊自想覽物奏長

之世賢不肖各反其實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

謠良三曾則謠歌也靈運云素願自退今觀山水樂之則是繁舊想故覽物色而奏長歌也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

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

五言銑曰射堂在永嘉西靈運獨處常不得意作是詩也然此

以下皆永嘉所作善注同

謝靈運

步出西掖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偃嶠青

翠杳深沈向曰岑山峯也山橫曰障巘嶠崖之別名青翠山色杳闇也善曰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

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爾雅曰山正郭巘嶠崖之別名爾雅曰重巘陳文字集略曰嶠崖也王逸楚辭注杳深冥也曉

霜楓葉丹夕曛嵐含氣陰翰曰楓木名曛黃昏時嵐山風

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珍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節往感不淺感來念

已深濟曰節時感憂也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尚

勞愛如何離賞心

良曰羈離無耦也萬物含情尚愛儔類如則羈離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言鳥含情尚知勞愛況乎人而離於賞心也

撫鏡華緇鬢攬帶

緩促衿銑曰華白緇黑也言老瘦帶緩故促其衣衿也善曰孫藻玄鬢吐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

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幽獨不悶是賴鳴琴而已靈運以此自解善曰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而已莊子曰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

音聲

登池上樓一首

五言翰曰靈運被謫出時有疾起而作是善曰永嘉郡池上樓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

前洲沈濟曰虬龍怍慙也虬以潛處而自保鴻以遠飛而去患靈各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慙虬鴻之義善曰蚪以深潛而保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

進德智所拙退耕

力不任良曰言進德濟世智則踈拙退耕自給力不堪任善曰孫叔敖之德也

徇祿反窮海卧病對空林

衾枕昧節候褰開

暫窺臨向曰卧病於衾枕暗於節候故云褰開傾耳聆波瀾

舉目眺嶠嶽音欽翰曰聆聽眺望也嶠嶽山高貌善曰禮記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池塘生春草

園柳變鳴禽

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

羣索居

歲月多而難處其心也。善曰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持

久矣詩曰我行永久穀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操豈獨古無悶微在今。善曰執持雅操豈獨於古無悶也。

無悶。善曰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遯世無悶。

游南亭一首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濟曰時竟謂日暮之時竟盡一

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行高誘曰是月有時雨也說文曰霽雨

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

也。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良曰含餘清謂雨後氣尚

外隱半見規負日之形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箒

清有餘也張載歲力夕詩曰白日隨天迴繳繳負如規。久痲。悔

昏墊。下苦旅館眺郊歧。善曰毛萇詩傳曰痲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

郭外曰郊歧道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痲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

下民昏墊孔安國曰言天下民氏昏墊溺皆因水災也杜預左氏傳

漸廣雅曰漸稍也楚辭曰芙蓉始發雜芰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未厭青春好已觀。善曰楚

朱明移。春受謝白曰招爾雅曰夏為朱明。感感物歎星

星白髮垂。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居戚戚而不解古長歌行

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良

曰餌藥既止故有衰病蒼頡篇曰餌食也。逝將候秋水息

景偃舊崖。善曰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罔兩問影曰向

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曰吾屯也陰與夜

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手彼來則我與之來彼

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也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吾。我志誰

與亮賞心惟良知。善曰毛萇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謝靈運

善曰毛萇

善曰靈運

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同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

興沒濟曰水宿宿於舟中也淹久興起也善曰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楚辭曰芳以歇而不比杜預

左氏傳注曰歇盡也河圖曰崑崙山有五氣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

乃陵窮髮良曰瀛海壖岸也周覽於此尚以勞倦況若昔人陵窮髮之地哉窮髮無毛之地在北海之北也善曰

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壖棄地韋昭曰謂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躡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

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標的

吳靜不發銑曰川后皮神天吳水伯善曰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

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向曰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

附石生海月如鏡皆中食故采拾之挂席則揚帆也善曰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揚帆挂席其義一也海

賦維長綸挂帆席賦維長綸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翰曰溟漲皆海也端倪猶涯際也輕

舟而進曰虛舟超越輕疾良善曰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鯨海運則圖於南溟李弘範曰廣大窅冥故以溟為名謝承後漢書曰陳

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

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濟曰齊相田單攻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書遺燕將將得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

言於王欲爵仲連仲連逃於海上故云輕組組緩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故云眷也善曰言仲連輕

齊組而之海上明海上可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譏故云子牟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

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

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

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良曰忽忘也矜名則必危身故於道未足適已則不濟於代故於物有忘善曰韓子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

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請附任公言終故也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

然謝天伐銑曰孔子困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故不免言可用於物則

傷於已靈運將依太公任之言不為人用謝去天伐以存其生 善
曰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
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法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
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哉
王逸楚辭注
曰謝去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向曰言靈運
游山寺也 善曰

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
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令在
所謂石
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澹

善本作
忘歸 向曰澹然安意也 善曰楚辭曰羌聲色兮
憺字 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 出谷

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翰曰陽微日落也 善曰左氏傳
辭曰陽果果其朱光鄭
宣子將朝尚早正曆曰日太陽也楚
玄乎詩箋曰微不明也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 濟曰霏
日氣也

時既暮故收斂氣也
善曰霏雲飛貌也 芰荷迭映蔚蒲稗 支
蒲稗皆水草迭遮也映蔚其色鬱茂隱映也 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懈切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 披

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 銑曰南徑東扉即所居也趨疾行
偃卧也 善曰莊子曰雲者風起

北乃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
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

無違 向曰思慮澹然志意愜當則外物自輕於至理無違也 善
曰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

外物輕矣廣
雅曰愜可也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翰曰言養生不出
此道也攝養也

善曰楚辭曰願寄言於三鳥老子曰善攝生者不然劉淵林吳都賦
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說文曰推
排也為推
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濟曰言靈運登石明
山也 善曰靈運遊名山

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澗水上入兩
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

良曰策策杖也絕懸絕也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

霞駭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棲

疏峯枕高館對嶺臨迴谿

銑曰疏鑿也迴谿谿曲迴

也善曰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

長林羅戶庭

善本作穴字積石

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

去子惑故蹊

翰曰術蹊皆山路善曰景福殿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

活活

夕流駛

色噉噉

夜猿啼

濟曰活活水聲駛疾也噉噉後聲善曰毛詩曰河水洋洋

洋北流活活楚辭曰噉噉噉以寂寥廣雅曰噉噉也

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

自言沈深冥默豈復別理但欲守道使不攜離善曰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蜀郡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

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蕙

銑曰九秋幹松之類三春蕙草之類言心契堅貞自游於道翫色亦同於俗也善曰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向曰居常道以待終

天年處順理而安排代事將使憂樂不能入於我也善曰新序卷

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

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惜無同懷客共

登青雲梯

良曰同懷謂友人也仙者因雲而外故曰雲梯善曰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銑運所居南山北山善曰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界北山注曰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

良曰山南曰陽也景日憩息也善曰尚書大傳曰相與

觀于南山之陽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

洲亦玲瓏

翰曰迴遠策杖徑路也窈窕長遠自玲瓏明暗貌善曰曹摅贈石荊州詩曰轍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

甘泉賦曰和氏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淙善本作瀟字

瓏晉灼曰明貌俛下喬高杪末聆聽也淙水聲言登於山半下視高木之末仰聽流水之聲善曰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淙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鳧鷖在

深毛萇曰深水會也瀟與淙同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

蹤解作竟何感外長皆丰峯容良曰蹊徑蹤迹也銑

解竟何感動而令草木外長皆得感容善曰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爾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有木

外丰容悅茂貌初篁苞綠籜土新蒲含紫茸而容切向郭璞曰丰容也

曰篁苞裹也籜竹皮紫茸蒲花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篁叢竹也籜竹皮也蒼頡篇曰茸草貌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茸

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翰曰海鷗天雞鳥名和風春風善曰南越志曰江鷗一

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鷓天雞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兒撫化心無厭覽物

眷彌重良曰撫萬物變化雖無厭倦覽春物明媚眷視重疊善曰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覽物已

見上文眷猶戀也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向曰去人謂隱人也

何恨不與友人游陟於此也善曰孤游非情歎負廢理

言獨在山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濟曰言非我情獨為歎息且賞此廢此是理誰能通矣

誰通善曰言已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五言魏曰越度也善曰靈運游名山

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後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向曰曙曉也光曰光也善曰元康地記云後與彌猴不

共山宿臨旦相呼說文曰曙旦明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泣胡犬切翰

兒善曰廣透池傍隈隩鳥迢遞陟陁峴刑典切

雅曰方始也曲隈涯也山中斷曰陁山嶺曰峴善曰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隈隈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浦澳又於六切爾雅曰山絕曰陁郭璞

曰連山中斷曰陁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過澗既厲急登棧亦凌善本作

緬濟曰厲涉也急急派也山行險處以板棧路絕遠也善曰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

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

轉銑曰徑復往來也乘隨也善曰楚辭曰乘流則逝蘋萍泛沈深

菰蒲冒清淺向曰蘋萍菰蒲皆水草泛浮冒覆也善企石

挹飛泉樊林摘葉卷翰曰企舉踵也挹酌也葉卷謂初生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良曰楚詩傳曰挹輶也猶今言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

展齊曰蘭麻皆芳草可以投贈者言事君勤苦空結於懷相知之

折蘭若已屢趨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折然握蘭摘若咸以相贈問

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

策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疎麻兮瑤

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收申也又

漢家侍中握蘭情用賞為美事味音誰辨銑曰口賞以示忠誠自

能辨也善曰言事無高訖而情之所賞即以爲美此里幽昧誰能分別乎

觀此遺物慮悟得

所遣向曰觀此山水使人遺忘物慮一悟乎道由此而遣善

淮南子曰吾獨懷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

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五言善曰丹陽郡圖經

嘉中築隄壅水名爲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爲元嘉

顏延年翰曰延年從宋文帝游曲阿北湖觀收田勤苦應詔作此詩也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濟曰周穆王周行天下使有

隨山刊木故云窮轍跡歷山川也善曰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

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

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壘

善本作壘字銑曰帝文帝

也范曄後漢書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

欽明懋德之后善遊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曰蓄積

皆聖仙良曰軫車懋勉也言蓄車不行豈曰明德勉厲之君善

爲巡遊者皆是聖智靈仙之主善曰蓄軫不行豈是

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標標力追切蓄軫豈明懋喜游

乘四載隨山乘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

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標標力追切

皆聖仙

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壘

善本作壘字銑曰帝文帝

也范曄後漢書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

欽明懋德之后善遊天下皆是睿聖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曰蓄積

皆聖仙

爲巡遊者皆是聖智靈仙之主善曰蓄軫不行豈是

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標標力追切蓄軫豈明懋喜游

乘四載隨山乘木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

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標標力追切

皆聖仙

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壘

善本作壘字銑曰帝文帝

也范曄後漢書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

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壇田也善曰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人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揚雄有田一廛晉灼曰廛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向曰樓觀曲阿城一百畝也上樓觀豐茂穎德

也金駕金車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穎德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飛奔互流綴緹進越絕書曰車奔馬騰綴轂騎也續漢書曰神行埒浮景交

映善本作爭光溢中天良曰埒等也言天子與神明俱行等於浮景與曰爭光盈溢於中天善曰列子曰黃帝

夢遊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天

之開冬春徂物殘悴盈化先濟曰開冬十月也此時徂落之物雖復殘悴而盈於始春初化之先言其足觀也善曰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於殘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立冬季月萬物徂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曰春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陽陸

團精氣陰谷曳寒煙良曰陽陸天道也精氣謂太陽精也陰谷之氣如寒煙也善曰吳越春

秋越王曰崑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橫素既森藹積翠

示葱芊善本作仟字銑曰言木葉既落霜封其枝故云橫素森藹霜盛負松柏重布故云積翠葱芊鬱茂兒善曰

廣雅曰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向曰嘉歲豐歲也戒備也無年饑年也息

人宴饗以報豐歲通人之急以備饑年善曰禮記曰昔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蓄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口焉鄭玄曰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急者預戒於無年之時

溫渥泱輿隸和惠廬後筵翰渥厚也輿隸至賤者言天子溫厚之德布於至賤及後筵延年自謂善曰說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泱洽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卓巨輿輿巨隸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濟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隸也

帝以觀土風而作陳詩既畢媿不妍美善曰疲弱謝凌遽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取索非纏墨牽良曰纏牽馬轡也太長則索於馬行延年自善曰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纏牽西京賦曰百禽凌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弟子

曰馬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繆
牽長故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一首

五言銑曰此
題延年侍游

蒜山題其詩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善曰劉
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
六年也蒜山在潤州
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

去臨東溟也日觀太山東南東溟謂
東海善曰莊子曰闕奔之隸與勞翼之孫遇氏之子三士相與謀
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
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
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
溟元天山最高在
東北日出即見

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
長城渡河
善曰秦築
據陽山峽山側也又踐華山為城華山四面峻如削成
善曰史記
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
楚辭注曰陜山側峽與陜通過秦論曰踐
華為城山海經曰秦華之山削成四方

巖險去漢宇襟衛
善曰言巖險之固去
彼漢宇襟帶周衛徙此吳京宋都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
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牙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

徙吳京

濟曰漢水秦之閉塞而居之乃漢末有吳開國巖谷之險
襟帶之衛皆遷徙江外就吳之京

流池自
善曰言巖險之固去
賦曰巖險周固襟帶易牙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

化造山關固神營

銑曰因流為池據山為城若化造神營非
人力能致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

類曰化魯靈光殿
賦曰神之營之

園縣極方望邑社揔地靈

向曰園縣山
陵也方望謂

祭四方羣神也靈地祇也言極盡揔括於此宋都其地故美言也
善曰園縣南園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徙人以奉
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後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
有方望之車于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
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揔皆也大戴禮天地
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誕曜應辰明

翰曰宅居道界炳光也言帝所居之界實光星紀
之緯辰北方星宋以水德故云誕曜應辰明善
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
有衡霍吳郡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
乘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

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

睿思纏故里巡

駕市舊垆
濟曰睿聖也聖謂文帝也晉之東遷劉氏來居晉陵
丹徒之京也故云故里舊垆纏猶懷也市猶徧也

善曰爾雅曰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音萌向曰鑿山峯

林外謂之垆也瑤玉飾屋簷屋簷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

高也抗舉也以瑤玉飾屋簷屋簷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

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羊祐請伐吳表曰高山尋

雲霓杜預左氏傳注曰夢屋棟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英音啼善本

宣游引下濟窮遠疑聖情也銑曰蘭野美言之英英初生草

徧遊窮遠大為下濟之道以成聖人之情善曰楚辭曰宣遊兮列

宿順極兮彷徨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先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

以引下濟之惠岳瀆有和會祥習在下征濟曰齊桓公時岳瀆諸

會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言我天子亦然善曰國語

曰齊桓公岳瀆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人

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臬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習則行

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善本作萌字向曰漢武封太山司馬談使南陽至周南之地逢

子遷謂曰我不登封者命也昔老則談也遺氓延年自謂也言

我不得從吟蒜山感慕之情亦與談類善曰昔老謂司馬談也遺

萌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嚴耕以謝職不獲預觀感禮所

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

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

周南洛陽也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嚴耕翰曰言已素餐疲後

輸國稅事耕巖石之下此延年之謙詞也善曰空食猶素餐也王

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巖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

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楊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

作一首五言善曰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

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游良曰虞書云歲二月東巡狩夏

也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也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也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也

駕望幸傾五州濟曰春方東方也宸駕天子駕言天子巡狩

心望帝臨幸善曰禮記曰東方者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大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

有十二州宋得其七 **山祗蹕嶠路水若警滄流** 銑曰山

故謂北境云五州 水若水神也言感山水之神稱警蹕於川路 善曰山祗山神也管

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

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 **神御出瑤軫天**

使相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 **儀降藻舟** 向曰神天皆謂帝也御幸也儀容儀也瑤軫玉車也

畫舟也王符符獵賦曰天子乘碧瑤之彫軫建曜天之華 **萬軸脣**

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 **行衛千翼泛飛浮** 翰曰翼艘也萬軸言多也脣繼也行衛宿

善曰萬軸謂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

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

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 **彪雲麗琰蓋祥飈被綵旂** 濟曰麗

蓋以玉飾蓋彫鏤雲氣附於其上被猶吹也綵旂旗名祥飈瑞風吹

使飛揚 善曰天台山賦曰彪雲斐疊以翼樞柝子新論曰乘車玉

爪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 **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 良曰

地名荆豔楚歌河激中流也昔女消者津吏之女趙簡子渡河於中

流奏河激之歌簡子悅之趙女所奏故六趙謳言今天子之行亦復

有 善曰吳都賦曰荆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

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始攘被操楫而請簡子

造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外彼河兮而觀清水

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

濟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將歸 **金練照海浦笳鼓**

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 **震溟洲** 銑曰金練金甲也笳蕭溟海也 善曰金練金甲組練也

三千西京賦曰囂聲震溟海浦 **藐** 眇善本作 **靚青崖衍澆**

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 **觀綠疇** 向曰藐眇迴顧自觀見衍澆廣大也疇田也 善曰藐眇

觀 **民** 善本作 **靈騫都野鱗翰聳洲丘** 翰曰民靈人神也

人神所居洲丘魚鳥所處見天子兵甲鼓吹之盛皆騫聳驚懼 善

曰騫聳皆驚懼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洲丘鱗翰所處也曾子曰陰

之精氣 **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 濟曰道德禮義普徧

為靈 **歡欣來居此地矣懷來柔安也** 善曰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

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曰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

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良曰昭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官之子而作是詩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良曰伐擊也通晨以表天明善曰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

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闌 銑曰嚴整迴遠延長瞰視也闌城曲也善曰楚辭曰嚴車駕

廣津 向曰隅城角脩長也津橋善曰隅城隅也 迅風首日發平路塞飛

塵 翰曰迅風喻法令暴急也飛塵喻時代昏闇善曰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為余先乎平路 擾擾游

官子營營市井人 濟曰言游官子同於市井之人擾擾營營皆馳逐自善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

軍之騰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且於市井以求其贏司

馬彪曰九夫 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 良曰謂遠仕者金為井井有市

善曰范曄後漢書耿弇曰懷金玉者至不生歸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

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 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

身 善曰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百年已見上文 開芳及稚節含彩吝

驚春 銑曰夫人開布芳華之德宜在幼稚之年含其光彩驚春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芳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

惜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以風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冶城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 尊賢永照灼孤賤長隱淪 向曰尊貴

尚書傳曰吝惜也 灼盛熱勢也隱蔽淪沒也言人貴大則長居盛熱孤賤則長見蔽沒

善曰說苑曰子賤至單父請者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

上疏曰江淮孤賤愚昧小 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翰曰

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 也言已道德不行容華消歇一生苦辛正為誰也歎恨之深善

曰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載軻長苦辛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濟曰則眺所居之東田善曰眺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

戚戚苦無悰 在攜手共行樂 良曰戚戚憂歎自悰亦樂也行樂謂游東田也善

曰感感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怵為樂至韋昭曰怵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怵駕遊博望山楊惲報孫會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尋雲陟紫榭隨山望菌閣

銑曰陟外累重也臺上有木曰

榭菌香草也言菌閣美也善曰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

遠樹曖阡阡

善本作阡任任字

生煙紛漠漠

向曰曖不明臭阡阡茂美臭紛亂也漠漠布散

也善曰廣雅曰芊芊盛也任與芊同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

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翰曰古詩云夕宿青山郭旦上青山上青山不可上步步恒惆悵此言不

對芳春酒以消憂還如望青山郭之惆悵善曰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望彼青山魏武帝短歌行曰對酒當歌陸機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為此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瑤采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山秀起遊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

濟曰宋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廬山東南有香鑪山孤山秀起遊氣籠其上氛氛若香

煙也觀淹詩意乃和王詩此不云應教誤矣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良曰抱朴子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廣成子上古之仙人當亦愛

此神鼎也淮南王劉安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授以丹經善曰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好道術之士於是八公乃往遂授以丹經

鸞鶴往古盡仙靈

銑曰洪井西有鸞岡云洪崖先生乘鸞所

所故云具鸞鶴盡仙靈喻建平王來也善曰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鸞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承洲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

正翕羽及絕許玉樹信葱青

向曰瑤草玉樹皆美言之翕羽絕葱青盛鬱兒善曰瑤草

王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瑾翕施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絳氣下縈薄白雲上

杳冥

翰曰絳氣亦霞氣也縈繞也草木叢生曰薄杳冥深暗則謂似香爐之煙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

杳杳冥冥 中坐瞰蜿蜒 伏視流星 倏下也 平視蜿蜒 虹下

而薄天 視流星言山之高 善曰西京賦曰瞰蜿蜒 虹之長 驂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 頽視流星 不尋遐怪 極則

知耳目驚 良曰言人不遠尋怪異而至 此山者則知驚其耳目 極盡也 善曰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 耳目必驚

也 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 日落長沙渚 曾陰萬里生 銑曰長沙地名 曾注曰極盡也 重也言山高而陰

遠 善曰曾重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藉蘭素多意 臨風默含情 善曰多意多

言於山間以蘭藉地而坐 此意素多臨風默然含情 善曰多意多 楚辭曰臨風恍兮浩歌 王仲宣公燕詩曰

今日不極歡 含情欲待誰 臨風已見月 賦 方學松栢隱羞逐 翰曰隱幽隱也 善曰方猶將也 言將隱而不榮利也 楚

市井名 辭曰山中 人方芳杜若 飲石泉 芳蔭松栢 市井已見上文 奉 善本作 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旌 濟曰後旌後車也 光

言承此之末伏思託於後車 善曰光誦猶華篇也 後旌猶後乘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五言 徐爰釋問略 曰建康北十里有

鍾山 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尚為西陽王

鍾山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尚為西陽王

沈休文 向曰宋西陽王子尚

靈山紀地德險峭 善本作 資岳 善本作 靈 銑曰紀猶表

善曰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 寡人欲祠靈山 可乎 鄭玄周禮注曰鎮 名山安地德者也 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 王隱晉書荀勗曰淮陽之

地北阻塗山 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 向曰終南山為秦 山近周王之城 善曰毛詩曰終南何有 有條有枚 史記曰始皇表

南山巔以為關 南山則終南也 爾雅曰觀謂之闕 戴廷之西征賦曰 嵩中岳也 東謂太室 西謂少室 相去十七里 嵩高總名也 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 東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翠鳳翔

淮海衿帶繞神垆 乃在建業焉 稱神者美言之 野外曰垆 善曰鳳翔淮海 喻宋之興也 東京賦曰龍飛白水 鳳翔參墟 李斯上

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 然但引翠鳳之文 不取旗義也 衿帶神垆 金見 北阜何其峻 林薄杳葱青 其一濟曰鍾山在北 故

杳深也 葱青茂盛貌 善曰北阜鍾山也 西都賦曰賦北阜 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 又赴洛陽詩曰林薄杳阡眠 發地

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峻 又赴洛陽詩曰林薄杳阡眠 發地

發地

多奇嶺干雲非一狀

良曰發地言起發於地也干雲言高也非一言形狀多善曰子虛賦曰

其山則交錯糾紛上干青雲

合沓共隱天參差分

善本作互字

相望

銑曰合沓

高大兒衆峯高大共隱蔽於天參差分布相望而列於地善曰謝靈運登廬山詩曰巒隴有合沓楊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

岑峯參差尚書曰終南博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曰三山名言相望也

鬱律構丹巘魚峻登嶂

在起青嶂

向曰鬱律直上兒山甌形曰巘言構成此形峻增重疊兒山橫曰嶂善曰西京賦曰隱鬱鬱律巘已見

上文魯靈光殿賦曰崩縵綾而龍鱗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其九疑山名

三山即海中蓬萊方丈瀛洲之山善曰楚辭曰道幽谷于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岷嶠其氣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僊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良曰即

之事已多美矣臨眺四外復有奇迹善曰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呼即事南瞻儲

胥觀西望昆明池

濟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今此擬而作也善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此

皆假言之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

生桂枝

其三銑曰隴首山頭也桂枝者桂樹枝也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

向曰大灌頂經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山門侶徒侶也架造廬也善曰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山足見上文八

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

翰曰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言八解之池與澗水俱流

而鳴大品經云初禪二禪三禪四禪言此四禪之人隱此窈冥終山巖之曲善曰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

不見蕭條何

善本作無字

所欲

向曰窈冥深遠兒言皆深遠不可見使人蕭條然無所欲而近於

道善曰老子曰窈兮冥其中有精王弼曰窈冥深遠貌深遠不可得而見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兮冥其中有精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願從之游寸心於此足其四善曰家語樂所願志從莊子曰魯有瓦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逸趣羽旆臨崇基

鍾山善曰說文曰旆拔也旆旌旗之垂者旂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旆樓瓊鸞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白雲隨玉趾

青霞雜桂旗

銑曰玉趾美言王之足也王登于山故曰雲隨其足桂旗旗名其高與青霞相雜善曰玉趾已見

上文曹毗陵園賦曰青霞曳於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

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

向曰五藥草木虫石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也善曰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曰五藥草木虫石穀也日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懼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梁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

於焉

仰鑣苗 駕歲暮以終 善本作期 其五翰曰歲暮喻老也言老終期隱於此也善曰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一首

五言濟曰 休文家園

沈休文

陳土鬪雞道安仁采樵路 良曰陳思王曹植詩云鬪雞東郊道潘安仁詩云采樵往東路

豈異昔聊可閑余步 銑曰閑緩也善曰野徑既盤紆茱阡亦交互 善曰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茱鬱

野徑既盤 紆茱阡亦交互

東郊 豈異昔聊可閑余步

踈復密荆扉新且故 翰曰以樅作園籬以荆為門扉

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 勢仲堪誄曰荆門盡掩

磨去不息征馬時相顧 呼鹿曰磨呂氏春秋曰征馬厲疾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毛詩箋曰迺首曰顧

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 善曰曾重阜也

飛光忽我適 善曰適寧字

止歲云暮 銑曰飛光

若蒙西 善曰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我適毛詩曰歲聿云暮

山藥頽齡儻能度 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言我若蒙此藥而頽毀之年儻或能畢於天地齡年也善注亦引此詩末三句作光輝尚五色服

藥四五日曾臆生羽翼又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若短恨頽年之方侵

游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翰曰休文 游道士沈恭館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

濟曰秦皇始皇也漢帝武帝也恢大也善曰過秦論曰

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

曰武帝征討四夷銳志武功充滿也善曰何休曰充滿也

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

善曰銳意已見上注西也三山蓬萊方丈瀛洲也九霄大天仙人所居處也善曰銳意已見上注西

征賦曰竊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乎九霄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

善曰祈年秦所立望仙漢所立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

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

善曰意無窮謂秦漢之主善曰漢武內傳曰帝好長生之道

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

也須求豐大也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易曰豐多也

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

躬

善曰淹留已見上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

文善本有此二句濯寒水解帶臨清風

濟曰山橫曰嶂向曰濯滌也寒水秋水也善曰曹子建開居賦曰

寒風而開襟

所祭非外物為念在玄空

不為外物累已所念在於道也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廣雅曰玄道也

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濟曰石髓石之髓也得而服可長生故明不握此食之鴻鳥名仙者以為駕故賓至則相與乘也善曰素彥治竹林名士傳曰王

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營自得石髓藥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疑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煙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

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

良曰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舉而外於此更何事適嵩華之山而求道也善曰吳都賦曰逕路

絕風雲通張昶華山堂闕銘曰必雲霄之路可升而起漢書谷永曰

反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故日月反從于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陵采也列仙傳曰呼子

先者漢中闕下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銑曰賞心客謂與我賞此之友入歲暮者謂年老也言及老

與爾同此事善

古意酬到長史漑古登琅邪城詩一首

五言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到漑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南琅邪郡琅邪國人墮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揚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温領郡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邪為琅邪郡在潤州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

向曰何元之梁典曰徐悱字敬業少有才學為晉安內史古意作古詩之意也酬報也漑為司徒長史登此城作詩贈悱故悱報也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二息悱字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於郡府

甘泉壑烽候上谷抵

善本作樓蘭

翰曰甘泉山名匈奴犯塞烽火至甘泉宮

上谷郡名近樓蘭之國警備警策也抵猶拒也善曰漢書曰楊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倣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打泥城打音烏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濟曰此江也茲山即鍾山也豁險鬱盤重厚兒言此江山比於甘泉上表谷善曰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嶭鬱

裏窮形勝襟帶盡巖巒

良曰巖巒山也言衿帶之固盡是此山善曰左氏傳谷犯曰

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衿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巒小山而高

脩篁壯下屬

危樓峻上干

鏡曰脩長屬及也竹叢曰篁言竹生於山上下及於地益山形之壯矣危高也言城上高樓如山之峻上干於雲也此城依山而作善曰

長安

向曰陴城上女牆也遐遠也長安謂丹陽城善曰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預曰陴城上陴睨也王仲宣七哀詩曰南望長安

金溝朝灞漑

產甬道入駕鸞

甬道入駕鸞

入灞漑如江河朝宗於海甬道起上為道駕鸞殿名昔西京之事此擬而作之故望見善曰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金谷水從閭闔門入灞漑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人水曰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駕鸞殿

鮮車駑華轂汗馬躍銀鞞

良曰

鮮新駑奔也華轂彫飾其轂銀鞞用銀以飾鞞言見城中車騎若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駑馬以財貨自塗漢書劉向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巨

愚駑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

二女也二二二

一七

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

濟曰負恃也耿介猶志操也壯士之怒髮上衝冠排自言

少年時壯氣志操既立怒天下未平而髮上衝冠善曰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藺相如怒髮上衝冠懷

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

鏡曰漢將竇憲破匈奴於積落遂登燕然山刻石記其功德排言我

心懷於此隗囂將王元謂囂曰請以一丸之泥東封函谷關言我思欲開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

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

封函谷關此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

向曰漢時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

霸上文帝馳入其軍曰霸上軍兒戲耳排言我不能如劉禮作兒戲使路傍觀之而取笑善曰漢書曰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

帝勞軍直馳入帝曰卿者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曰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寄言

封侯者數

所具切

奇

居宜切

良可歎

翰曰李廣與衛青伐匈奴青陰受上旨以為李

廣數奇無今當單于席竟失道自殺奇謂無偶也夫將有大功則封侯為當數奇之時良可歎息也此皆排之心事以報於灑善曰漢

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

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孟惠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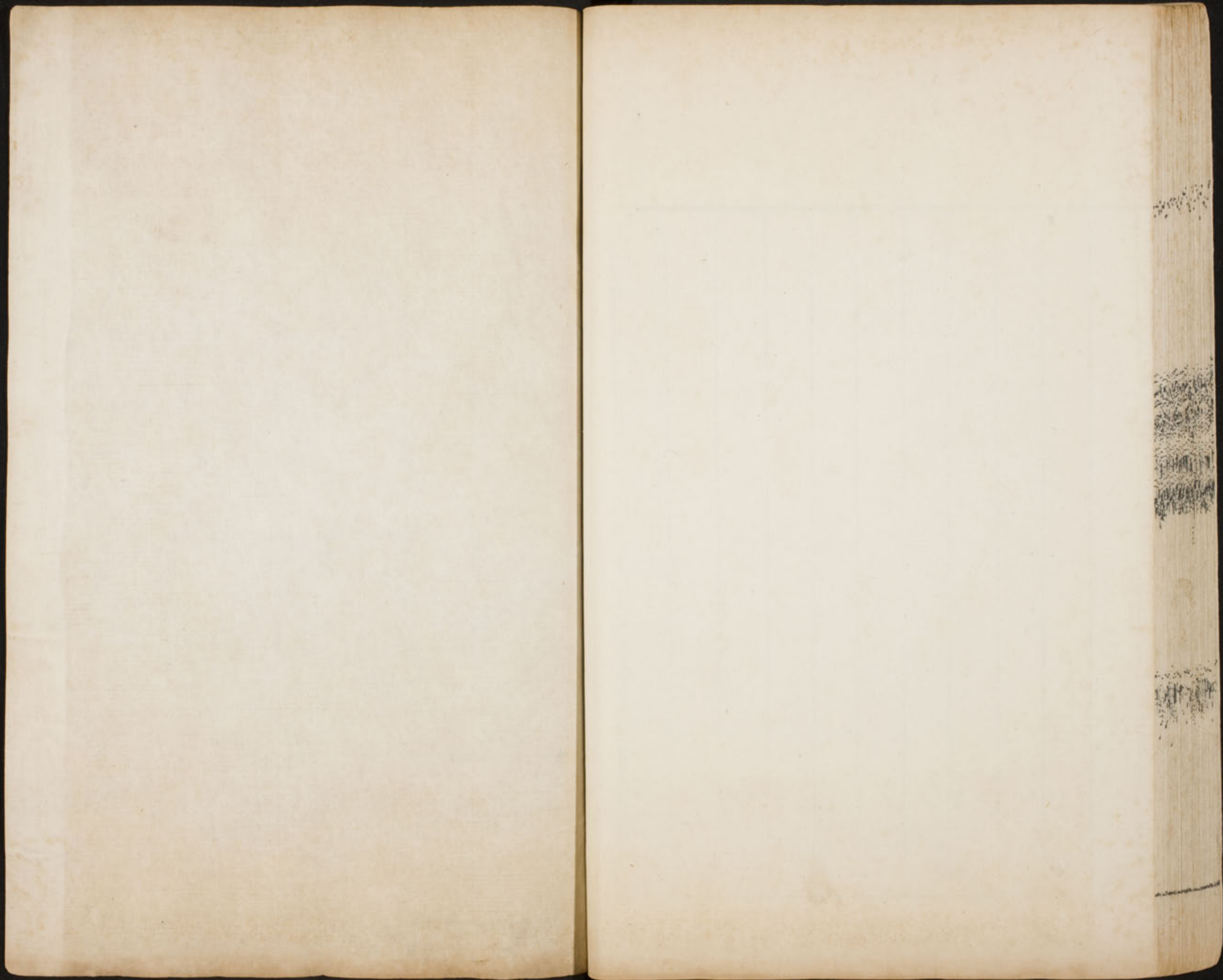
六家文選卷第二十二

二
の
三
三
三
三

一
七
八

長次郎鑑定書





110X
505
31